

素箋

陸晶清女士著

箋素

信の者識相曾似個致致



3 0528 4245 1

版出社光國州神

1930

此情可待成追憶？
只是當時已惘然！
——韋義山詩句代序——



—

857.63
390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又是春意濃時。

夜已深，案頭的海棠早已睡穩；這般淒清的月色，這般寂靜的四圍，微風送來遠處的抖顫簫聲，有如怨婦在低泣，呵，這一切都依稀彷彿那個湖畔的月夜，使我憶到了那夜的情境。

那也是一個月色皎潔的春宵，我是酒酣後逸出了富麗的宴席，從燈光人影間獨步到近湖的小園，花樹都已入睡了，微風

中的陣陣花香却是有些醉人。我因酒後無力倒坐在石凳上，花影掩護着我的全身，正凝視那個煙霧迷茫的湖上如像籠罩在輕紗裏，突然的，聽到近處的簫聲起來，吹的是一個低徊宛轉的曲子，哀怨抖顫得使人不忍卒聽；再加以陪襯着那簫聲的又是寂靜淒冷的園景，我不禁在簫聲停息時深深的呼了一口氣。想係我無故而發的歎息驚動了你，在不久之後，從地上，我就看到月光照出的我身後的人影了。當我回頭看時，一個模糊的人形在月下映入我眼簾還未十分認清你便開口問我了：

「不冷嗎？坐在這裏。」

自然很使我驚異關於你的直率的問話，因為從你陌生的口

音中我已得知你不是熟識的人了。所以，我當時是似乎太失禮貌的未曾答復你的問話，只淺笑一聲便站起來走了。

是那夜後的翌晨，我初起床正梳洗時，又看到有人從窗下來回的走了幾次，並且似乎很注意的窺探窗內的我們，當時表妹告訴我是一位寄住在她家的遠客，我就猜想必是前夜吹簫的人了。其後我同表妹到園中採花又碰到了你，你是緊緊的追着我们的行徑只是沒有出聲。因為我素性驕憨不很願意探聽一切不相知的人，所以縱然明知你的行動奇異但終於沒有向表妹提問到你。

後來，一連幾夜都聽到你的簫聲，有時是在接近我們窗下

的院裏，有時是在後園的花蔭中，都一樣的哀怨如泣，然而我依然沒有想到從你哀怨的簫聲中推測到得些什麼。

在一天的午餐時候，從姑母的談話中聽到你屢次探問我的身世的消息，這才使我奇異了。但我很覺得你是太多事，對於一個陌生人物的身世似乎是不應該專意的探問，而況我是自來不願意將自己的身世訴說給一切人的，尤其不樂意任何一個不相干的人來問到我的身世。固然，在我短促的生命裏是曾有過些較深的悲痛的創痕和離奇的遭遇，但我只願它永遠如謎樣的留存在人間，不願宣揚到人前供飯後茶餘的談話資料。

自然姑母們也同時在我面前提到你的一切，依據她們的訴

說我得知你是一個頗有大志而正陷於失意中的青年，你的苦學自勵的精神是爲一般親朋所贊揚，你也曾做過些值得敬服的奇事；不過，這些對於我似乎都很漠然，僅只是引起我一點很微薄的對你的注意。

還記得嗎？是在那一次夕陽時候我們很多人同站在隄邊的柳蔭下看晚霞，經表兄的介紹後我們才淡淡的談了幾句很客氣的話。當是我曾暗笑過你那不自然的態度，你是低頭忸怩有如初出閨房的處女般含羞，映襯在晚霞下的你的面孔，如像染過胭脂般緋紅。

真想不到你在當面時是那樣的拘謹羞縮，而過一天却寫一

簡張短而含意似深的「同是天涯淪落人」的字條放置我案頭。因為表妹們都很熟習你的字跡，所以在看到時大家都認識，都笑了。

其後你寫了設法遞送到我手裏的幾封信自然也接到了，因為你是用心寫的，措辭美麗而流利，我都當它做報張雜誌上的文藝作品一樣的讀過了，也因此覺得沒有作答的必要所以沒有覆你，一半也為我是自來懶於這類的酬應。

在我離開姑母家後，從表妹的信中又傳來你對我的許多批評。該謝謝你的錯獎和讚揚。說我驕傲，真也無法否認；表面上我却是有些乖張的行動，其實我自己才真覺得是沒有一點可

以驕傲於人的東西。不過我是生性倔強，自然很少遷就人的時候，尤其少有低頭求人饒恕或諒解的時候，平生的長處在此。短處或也就在此。

據說直到現在你都很關心我，這真虧你有這多關心。我漂泊流浪已慣了，在颶風驟雨中我猶且依然的披着征裳狂奔，而今是疲憊歸來，暫時的坐樂偷閒。我願坦率的告知一切關心我的人們，生命是我自己的，我已決定了願意怎樣浪費便怎樣浪費下去；我對人世早已無所希求了，僅只盼望這短促的生命能有一個較美的結束，就是一個理想中悲壯的死，我要死在血泊之中！

三

二

無論誰何，無論是怎樣的健忘，在良心未全死滅的一天，總不致於會將愁苦困難中所得到的善意援助的過情忘却了的。

這雖然已是過去三年的事了，或許更可以說是一件極平淡的事跡，但是在我的心的深處，却畫下了一道深的痕印；每當風宵雨夕，我若苦憶到黯淡的前塵時，總不禁很清晰的想到這件往事，由感激而至於流涕！

那是我的夢幻和希望碎裂以後，在垂危的病榻上堅定了出路，勉強掙扎起來負着創傷奔馳上征程；由蘇北而江南，於爆竹聲喧的除夕前夜我又搭了一隻長江船，是要開往潯陽江邊去的。那時候我一直是在昏憊中，僅祇攜帶着兩件蕭條的行裝和雙肩上的深愁作無目的的流浪，並未計及前途與生命的危險。自然是爲了旅費的不充足，所以在長江船上只能被擠在人聲嘈雜而充滿了臭氣的統艙的角落裏。

上船後的先時我只木然的站着，後來忽然醒覺似的感到了孤單，我遂禁不住的流淚了。不想爲了我這孤身旅客的低聲啜泣，竟驚動了你——一個陌生的人因憐惜而關心；多感你在沒

有得到我的同意便去和船上茶房交涉好把我的鋪位移在一間不甚好的房艙裏。當時呵，我的過量感激的心情已變作了悲痛，所以竟致沒有向你道謝就關門痛哭哭了。

船開行後的第二天是除夕，我因為心情惡劣整日沒有出過房間；但在擁被沉思時曾從圓形的窗孔裏看到你多次的在探望我，並且聽到你在門外諄諄的關照茶房照應我。雖然我已是咀咒人心都是如像毒蛇猛獸般殘酷的人了，但到那時候却又使我相信人間或許是真有「同情」；這是因為從你的一切賜予上發現的。

就是除夕的半夜你在我外用手指敲我的窗真驚駭着我了。那

時我正在寫一封給朋友的信，提及許多如夢的往事使我傷心，所以酸淚是一點點滴到紙上，大概是被你看見這淒絕的一幕，所以特爲敲窗驚我；不知你會否見怪？後來我竟用一幅手巾將窗洞遮住，繼續的寫信，繼續的流淚。

你真算是能不憚煩的關心我這不相識的孤身旅客，每值船停泊時總來我窗下說一聲地名，「到鎮江了」，「到南京了」，「到安慶了」，你都一一的說過；自然，我也明瞭你的用意是在關照我好準備下船，大概是你沒有問清楚茶房我購的是到九江的船票。

最使我難堪的是船近潯陽江岸時幾個茶房來索酒錢，他們

都高大凶殺得如梁山上的好漢，爲了我是由統艙移到房艙的原故，定要我付十塊大洋的酒錢。天！那時候盡我所有的只不過七塊多錢了，距他們的欲求還欠二元餘，如其我將全數都奉送給他們，那我下船後真連買杯清水喝的錢都沒有了，還能到什麼地方去駐足？你或許還記得，那又恰巧是一個雨雪天，已黃昏時候了。幸好，又得你來解圍，我僅付了他們三塊多錢就被你擋住並且拉走了他們，其後也沒有再來找我，但我一直猜想或許是你代我加付了些錢，否則，那幾位好漢恐怕不肯就罷休的。

下船時候也是承蒙你代我找來腳夫提行李，並且代雇好一

隻小船，不然，在那樣喧嚷雜亂的場合下，我真無法離開了那隻「鄱陽」船。當我隨着兩件行李慌張的跳下小船時，大船已在開動了，回頭遠遠的看到你還在站在鐵欄邊揚手送我，才忽然的感到自己是太疏忽了，不惟沒有謝你，甚且連姓名都始終未曾通問過。

別後，我是在九江一個小旅館的一間破房間內度過了極黯淡淒絕的一宵，便又搭上南潯車。很可笑，那時爲了在船上沒有被幾位好漢拿走的幾塊錢的不敷分配，我曾連餓了兩天的飯；這要算是我生命歷程中值得記憶的一頁了，我過去所遭逢的窘困要以這一次爲最極！

在南潯車上，也是幸好遇一位未曾相識只間接知道的人，照料我才得安抵南昌。因爲先時我未曾打聽過往南昌的路徑，總以爲到南潯車站便到南昌城內，便可以借旅館駐足，然後再尋找住南昌的幾位同學和朋友便有辦法了，所以身上雖然只餘下銅子十餘枚，但並未十分感到恐慌。是車開行後才從同車乘客的口得知下車還要渡過一條江才進城才有駐足的旅館，並且知道在夜間車站上是少有接客的旅館茶房，於是我着急了，但不久就聽到有人叫我的名字，一道難關便又因此一叫而得到解決了。

真的，假如那天車上不遇見那位熱腸的好人，恐怕那晚風

驟雨狂的南昌城下的江心，已成爲我葬身之地！因爲一個人若是走到了絕境便容易看輕了生命，而況我又是心情惡劣負着重創的人。請試想，如其下車後我無路可走而身邊又缺乏銀錢使用，靜夜裏提著雨件行李徘徊於風雨江邊、那自然的，江心湧湧的波浪是會相我招手的，而我又何惜乎一躍以求了解一切。

住南昌以後的我的命運算是走上比較明亮的路途，但不久又因爲一種恐怖的局面驅逼使我不得不由百花洲流浪到黃鶴樓畔。那時正是榴花紅艷，蒲葉青蔥的時節，武漢三鎮的空氣是多麼的熱烈得使人興奮呵！我一顆如槁木死灰般的心也因之而活躍了，從此才進一步的振作起來打點作人。

到武漢不久，我曾於無意中見到你一次，那是在一個很熱烈的羣衆大會場中，你正站在莊嚴的高台上講演；那時你已換上了武裝，英武勇敢的風致中依然看出你是富於熱情的人。並且你的面孔和口音我已熟識，所以一眼我就知是當日船上相遇的你而無錯誤的；而你，自然是沒有見到我，就見到時恐你也難於認識了，爲的是我和船上相見時已判若兩人了，一切的一切。

而今我已離開武漢又漂流過許多地方。而轉回到了灰城，往事雖然永久明晰的盤據腦裏，但始終未得致謝你的殷勤照料的厚意是深以爲憾的。這封信如其你能見到就算是我的謝意的

表示，不過，我們依然彼此仍不互知道姓名呢。



這真是一件頗爲有趣的事，也滑稽；如像是寫的故事，扮着玩的遊戲一樣的。

我是因爲初由天氣永遠是溫和的家鄉來到灰城度第一個夏天耐不住酷熱的原故，並且也有點小病，所以才在我學校放假的後幾天就搬上西山去住。那時和我約定同去山中避暑的是我的一家親戚，有我稱爲伯伯，叔叔，姑姑，妹妹的一共八九個

人。

記得我們住的是臥佛寺正殿側的五間西廂房，因為是打算住比較長些的時間，所以曾帶上去了廚子和用人；我是最後上山的一個，在一切都佈置妥當後我才去的。

那天，我清晨離開「紅樓」坐車出了西直門。被城市的酷熱鬱悶困久了，一旦和郊外清幽涼爽的景物接觸真使我有些沈醉。處處蔥綠的樹色，路傍和田野間，鋪滿了雜色的野花，小橋流水，村戶人家，而又正是蟬聲震耳，蜂蝶紛飛時候，感到一切都是充滿了詩意有如圖畫；所以雖然沒有同行者只我獨自一人，但沿途會屢次的停車憩坐在路傍或橋頭的樹底，盡情的

賞玩。當我車抵臥佛寺前已是傍晚時候了，嬌艷的晚陽正憩息在西山巔；寺前一條修長的石道上鋪滿了樹影，幾個售賣水果雜食的小販和車夫都帶倦意的默坐在樹底，有的是已入睡了。

我下車後提着書箱剛踱進紅色牆壁嵌着黃綠花磚的山門就看見酒姑和妹妹們都站在石橋邊看池裏的游魚，她們都拍手的歡迎我，嬌小的三妹更跳着撲到我懷裏，幾乎使我跌倒。於是我們相携着說笑着走進住宿的處所，見過了伯叔，我剛洗完臉三妹就拉我去爬後山，一氣跑上山頂真累極了，小憩在山頂時三妹從衣袋裏掏出瓜子分給我吃，並且告訴我許多她新聽來的關於山中的故事。

晚飯過後我們都站在大殿前看和尚做晚間的功課，香煙繚繞中誦經聲隨着清磬聲，有節奏的唱着敲着，真使人興出世之感。因為那是一個欲雨天氣，且又起了大風，所以在黃昏後不久我們便歸寢，雖然上床後一直是絮絮叨叨的說話到夜深。

初住山中那幾天總是整日的游逛，其後我的生活便定為有規律的了。每天，清晨四五時就起床，梳洗後挾着些書到寺前的松林中去唸，八點鐘吃過了早餐就和妹妹們補課，再我自己寫字或看些文藝書籍和小說。午飯後強烈的陽光照遍了大地熱得困人我們便睡覺了，直到傍晚時起來洗完澡又四處的亂跑，或騎驢；夜間，如有月光時就在寺的附近游逛，否則關着門開

談，和作種種室內的遊戲。

那時候，因為是離開了學校，而且是住在山中，爲求省事起見，我也和三妹一樣的梳兩條小辮垂在耳傍，扮作一個不甚知事的小女孩；所以第一次你在游泳池畔遇見我和三妹時便當我們是一對天真爛漫的小學生看待，你問我——

「在那裏唸書？」

「女高師附小，」我這樣欺騙般的答復你也竟深信不疑。

「姓什麼呢？」你再問。

當時因爲我正坐在一個山石上，所以隨便的答應你是姓「石」。等你繼續問到我們叫什麼名字時我真感到胡謔不來了，

恒仍順嘴溜出了——

「妹妹叫石英，我叫石芹」的答話來，你自然是仍然深信着，而三妹却躲在我身後「嘻嘻」的笑了，我怕她說穿，曾輕輕的捏了她一把，事後並且諄囑過她不許告你實情，所以她後來在你面前總裝着老實不多嘴。

從那天起我們便和你漸漸的熟識了。知道你也住臥佛寺，是住的青年會的宿舍。你說願意教我們唸書，有好幾次在寺前遇見你還寫些英文字教我們認；並且送過我們兩張小孩玩的畫片，帶領着我們去採過野花。

記得有一個清晨我正坐在橋欄上念一本 Shelley 的詩忽然的

被你看到了，你走近時我已把書合上，你問我讀什麼書，我答覆你的是姑姑的書我拿着玩的。因此你在接看了我的書後便打聽姑姑的一切，自然我所答覆你的全是胡謔的。

最滑稽得有趣的是那個下午，你在小亭上讀城內寄去的報紙，上面有我寫的一首思家的小詩，你反復的吟誦了似乎發生無限的感慨，對我們讚揚了又教我們唸，並且爲我們逐句的講解；當時我真是忍不住的想大笑，勉強耐住和你敷衍，事後回到屋裏我告訴了姑姑們，全都笑了。

真的，在先我是並沒有想到要逗你，第一次的胡謔的答問只不過是對一個陌生人的隨便的應酬；其後爲了感到頗有興趣

的原故，所以就有意地作弄下去了。

其實只因你是太不注意了，所以才永遠接受着我的欺騙。否則那晚我和許多朋友騎驢由百姓村跑回臥佛寺時，你不是正站在寺前的道傍看我們嗎？爲了我的驢跑在先頭，後面的朋友都一聲聲叫喚着我的名字——就是被你讚揚的報紙上那首小詩作者的署名，而追逐我；如其你當時稍稍經意點，那我的祕密都就被你發覺了。

再一次是我和一位朋友在香山脚下畫寫生畫也遇見了你，當你走近我們時我還正在執着筆染顏色呢；雖然後來我就站立起將筆交給了那位朋友，但你也竟毫無疑問的認爲我是在搗亂

或者塗着玩呢！

是中元節前我因事回了一次學校再返到山中，垂在耳畔的兩條小辮已直豎到腦後作S髻，身上服裝也有些變更，襟前更插着個圓形校章，這次遠遠的被你見到時或許才引起你作的驚異而懷疑？後一日我到青年會的信箱前去取寫着我的真名的許多信又被你看見，當然是更使你會莫名其妙如墜在雲霧中。而且，這兩次我都又不給你以問話的機會不等你走近時就迅速的遠走開了。

其後一連幾天都下雨我們是沒有外出自然也見不到你，天霽後三妹出去買水菓被你擋住了探問實情但她是仍然沒有告訴

你。在中元節的夜間我們雖然同站在殿前看和尚作法，但你或因人太多只遠遠的注視着我而未招呼，並且每次我不注意的視線落在你身上時，你的臉部是那樣的紅。

後一天我們就下山了，這件事便從~~此~~^此如像烟雲般漸漸消散淡薄到幾乎沒有痕跡了，而今是偶然的一次憶起。



因爲是提着球拍，帶着疲憊，剛自球場上下來，所以就想到這件關於打球的故事。

若計算時間，已經很長遠，是七年前的事了。那時的我真的太嬌憨，雖然初嚐到點人生的滋味內心似乎也蘊藏着些辛辣的悲痛，但，終竟是初跳出幸福籃的人兒，還未探見人生的道路是如此的崎嶇得可怕。而且那時候在我理想中的世界是美麗的

樂園，在我意想中的前途是光明的大道；只覺得一切都可以獲得完滿與充實，因而全身都被活躍的思想和力量所佔據，幾乎是掩蓋了當時失母的悲痛。

當中學的一段學業將告結束的時候，爲了接受校中師友的嘉許，和社會上不甚誠意的讚揚，我是自騙着自恃着相信自己前途有希望，所以並不如像其他同學一樣的感到學業結束以後的徬徨與惆悵，而更驕傲的渺視着一切，狂放不拘的游息如烟雲般不耐久留的快樂和縹渺而美妙的幻想中。

記得在中學臨了的半年間，功課是漸漸的減少了，而所有的功課又是不必十分着力就可以應付下去且不致落於人後，閒

暇的時間既多，所以就得出許多功課以外的活動，用來消磨每一天繼續不斷而又如逝水般一去不復還的時光。

就在這時候，我開始學打網球了，和幾位與我有樣興趣的同學，於每天的清晨和傍晚，總按時的，有如上課般認真的奔馳於公共體育場的網球場上。

凡是當時常到公共體育場的人總還記得吧，我們這一羣女孩是何等的驕憨與天真？自然也曾經有過不少的人不知爲了什麼要嫉妬我們而加以毀謗和咀咒，不過在當時的我們是從未經意或顧忌過，對於這些尋不出理由來的外來的襲擊。

在我們一羣當時具有打球癖的女孩中，曼和菊因爲年齡較

長比較算沈靜謹慎些，小麟和我及芷都是一樣的頑皮得常招人厭。真的，我們的性質都太好活動了，少有浸沉在靜默中的時候，無論在什麼地方，只要是我們足跡所到，笑聲總是追隨着的。爲了這個原故，還麻煩過我們的以精於「良妻賢母」教育而開口必依據聖賢書本的校長先生，屢次的派人到公共體育場偵察並監視我們的行動，雖然其結果僅只是引得我們的鄙視和謾罵；因爲我們是早已審察過了那位校長先生是欺負弱者的紙糊老虎，相信他決不致於事實上的掛牌示開除我們的，充其量也不過照例的找到我們的家長前去囉唆，自然無須乎恐懼到什麼了。

自從天天早晚打球以後，在體育場上我們曾認識許多新的朋友，也曾發生過許多風波；譬如很強霸的和別的打球人爭球場，和因打球而擊碎了球場對面閱報室的玻璃；但這些事都是發生後幾分鐘就能解決了的，只有那一次我和小麟爭着回一個球，因為用力過猛，不注意把站在場外參觀的你的眼鏡擊落在地上跌碎了的那回事，使我們覺得非常抱歉！記得當時我們會一齊走到你面前去道歉，並且承認願意賠償，不過你是再三的聲明不礙事，拒絕了我們償還的意思。

也就是因為這次擊碎了你的眼鏡的原故，我們才和你成爲認識的人，並且從此你便加入了我們隊裏打球，你是很精於網

球的，所以竟成爲我們網球的導師。不過在當時我們那視男女社交爲傷風敗俗的家鄉；我們僅只是在能球場上說幾句關於打球範圍以內的話，下了球場，便又各不相關照了；即使偶爾在街頭巷尾遇見時，也不過很羞縮的點個頭還似乎是做賊一樣的怕人看見。

其後我因爲畢業後準備升學忙於補習功課就不常到體育場了，所以很少見你；雖然曾幾次寫信給我囑代約着幾位和你認識的同學一同出去逛，但是爲了你不知我家的住址信是寄到學校裏，所以都被校長先生代折開檢查過了才交給我，還是仗我當時已是畢業生而且任着本校附小的教師，所以才承特別的優

待，在交給我你的信時僅只淡淡的申斥了我幾句，說我已作人師，不應再和男朋友往來影響學生并失去學生的信仰。以故，我每次都置你的信於不理，而同時對你的印象，也就漸漸的淡薄至於沒有了。

是我北來升學校不久，突然的接到你一封由幾千里外寄來的信，當着你的生疏的字跡和署名陳現在我眼底時，我幾乎想不出來路，是費了思索後才知道是你的。你信裏說的是除了普通信札所有的客氣話外，告訴我在我北上那天你會到車站送我的行，並且備辦了贈我的食品，只因當日送行人太多，所以你遂未敢接近我，只遠遠的站着看我和一般人應酬，一直看着開

車，看着車由樹林裏消逝了，你才提着爲贈送我而備辦的食物轉去。

這些事，若不經你自己來信說明我真無從得知；在知道後自然應該向你致謝的，但彷彿記得我接你信後是未曾作覆，這是何等的違反人情呵？請原諒我對於這些事慣例如此！

五

五

雖然已是事隔十餘年了，但我家裏和親戚中的幾位年老的人們，在閒坐着談天時，或者爲了一件相類似的事觸動舊觀念時，總是會提到那年我落水遇救的一段故事的。尤其是三姨母和姑母，於每次從頭至尾詳細無遺的敘述了事蹟之後，隨着總要念幾聲佛號，說那次的事是全得佛的保佑與祖宗有德，所以才不致發生不幸，使已沉河底的我得遇救而重生，並且也因此

而母親得不尋死。

還記得嗎？那是一個暮春天，T河兩岸的綠柳夾着紅桃，隱在桃樹柳條外的是田間金黃色的油菜花，樹底平鋪着的碧草如氈，間雜着一叢叢紫色野花並托着一片片細碎的落花瓣。風是那樣的清爽，蔚藍的天空除了高懸着的麗日外無有一片浮雲；河中的游船如鱗，船中的笑聲，歌聲，絲竹管弦聲隨着微風波動，使人都沈醉了。

我那時候才七歲，雖然已進初小二年級，書到唸完好幾本了，字是一個都不會寫，有時爲了老師的督責勉強提起筆來學寫，真好笑，歪歪斜斜疏疏散散的簡直合不攏來，記得在一張

很大的紙上只夠我寫「第一課」三個字就佈滿了。自然那時候的我是什麼也不懂得，什麼也不會想到，除了玩鬧和不斷的索食物而外。

那一天我是隨着母親們去送爐灰並參加朝山的盛會。我們坐的是一隻很大的彩船，上面可容四十餘人，因為大都係佛婆及敬佛的善男信女們，所以雖然是在船上，依然的手捻念珠和敲着木魚，唸佛聲聲的表示其虔誠。至於我們一般小孩子，那是例外了，遇見這樣好的機會得坐着船裏渡十餘里長的河去看熱鬧，自然是樂得幾乎坐立不住；而況且在船上還也可以跳出跳進的玩，可以不斷的向母親們要東西吃，明知道在這天母親

們是不罵人的，因為她們是存着善心去朝山，所以更加倍的淘氣而無所畏懼。

在去時是並沒有發生風波，清吉平安的到了目的地。隨着母親們穿入人隙看過了熱鬧，獻過香，虔誠的在佛前膜拜過，諸事畢後，已是夕陽歸山，人影在地的傍晚時候了，於是便又相呼相喚着同伴，搭來船回家。

不幸，在歸家的途中，就發生我落水的事蹟了。

事是這樣發生的，當我們的船穿過一座很高的石橋時，橋畔的許多鄉下孩子都追着船拍手高呼「丟！丟！」并且他們都一個個就地打着筋斗；在他們的用意是想用打筋斗的技能博取

船上的人們拋擲幾個銅錢作代價。當時，凡好事的人都跑到船頭船尾和兩旁的欄邊看這羣孩子打筋斗，自然也有的人是費破了些由袋裏掏出的錢真的拋向岸上。我是最容易才向母親苦索得幾個錢，向人羣中擠出到了船頭，正想學着人們一樣的拋擲時，不料被後面的人向前無意的一推，於是我失却了站立的地位，遂離開了船跌落向水底了。

記得入水後我便什麼也不見了，先時還清楚自己是落了水希望着得救，繼後，爲了曾經咽進幾口河水，便像入睡般一切都不知道；再從一陣呼喚聲醒來時我已不在水中而是外祖母的懷裏，看到母親正跪在地下磕頭謝佛，臉上還有淚痕。於是

我叫了一聲「媽」反而大哭了，隨着就嘔出許多的黃水。

據母親們說，在我落水後船上的人都被驚駭了，母親聞訊後是駭得站立不起來，爲了請求船上的篙師撈救他以水勢太大不應允，一切的人都認爲我是無救了，母親們都放聲嚎哭，尤其是母親已幾次要撲向水裏，爲了失去了我並懼怕父親責罵；直到你把我由水底撈起送到船上時，大家才如夢如幻的轉悲爲喜。

眞眞想不到你以一個步行在岸上的游客會肯躍下水去救我的命。據說你於何時躍入水裏，並從何處躍下的，他們都未曾看見，所以幾位佛婆曾經猜疑你是神靈呢，在你未說明原委之

當你遍身淋着水的將我送上船時，母親們於口頭上深謝你外曾付你以重金作酬報，但你是一笑後堅辭不受，並說明你是P校的學生，平素以精於游泳見稱；後來你問了我家的住址，於事後的第三日還親到過我家探問我的消息，那時我已是健壯如常了。

爲了這件事，你便成爲母親們常常讚揚的人了，而且於每次提到時總要爲你祝福，都頗相信你是必有好處的。我則因爲幼小只知道我是得你的撈救不致於死，此外並未想到應該怎樣的感謝你這救命的人。

到了近幾年來，我雖然是仍未忘却了你從水底撈救出我這回事，但當着我沉陷於愁苦中感到無力掙扎時，我會追怨到你當日的多事。說起來這自然是太不近乎人情，不過，如其當日沒有你這多事者撈救我，任我小小的身軀就葬於河心波底，那何用着再來擔當這多年的愁苦與不幸，或許將直到我死時候？

圖

六

我永忘不了我慈愛的父親，忘不了五年前突然接到父親病故的噩耗，我於昏悶慘痛中，帶着悲悽，萬里奔喪的那種情景；同時，我便忘不了那次在很長的一段旅途中，曾得到你的許多同情的幫助與慰藉。

是殘春時候，一個美麗的傍晚，我和波微正在丁香花下細語，父親病故的噩耗突然的傳到了。天！那時候我祇慘呼一聲

便昏厥了撲在波微的懷裏，到醒來時是已睡在寢室裏自己的床上，床前圍站着許多同學和舍務主任W先生。在她們的勸慰中我悲切的哭着又重複昏厥了幾次，最使我痛心的是波微的一句話，她抹着淚扶着我的頭說：「可憐的鹿！從此後你是無父無母的孤兒了！」爲了她說這一句淒酸的話，引動床前站着同學們都陪我流淚了。

在我接到父親的死耗的翌日，便準備南下奔喪。但是你知道的，要回到我們的家鄉是一件頗不容易的事，不但是路途遙遠，並且還要經過許多麻煩的手續，才能弄到一張可以通行安南等處的護照。就因爲辦護照的原故，曾耽延了好些時日，並

且還累幾位朋友陪我到天津住了幾天，爲等候英法領事簽護照上的字。

可憐我在悲慘慘痛中獨自登上了旅程，幸而上車後無意中遇見了兩位同學同到上海，這一段旅程中才不致因寂寞而更增添愁苦。但自上海起程後，我便是孤另另一身渡過一段海程，直到那夜由香港上船後，才遇見了你，——其實在先我們原是陌生不相認識的。

記得我們相認識是在船開行的後兩天，不過你注意我却是在初上船那一晚。因爲你由頭等艙來到我住的與豬羊同處的統艙裏找你的副官時，在黯淡的燈光下，你曾用驚異的眼光再三

的注視我，被我於無意中看到了。

次日，你的副官便奉了你的命來盤問我的一切，我看出這沒有含着惡意，就很簡單的告訴他我是在北京唸書的，爲遭父喪才南返。這些話自然很快的就傳到你耳裏，所以自那天的下午你的副官就很殷勤的來照顧我，據說是你要他這樣做的。

在「新勿爹利打」船上的那四天，也真虧了有你的副官照料我，不時的問長問短，送菜送飯，否則，我難不暈死，也當悶死。統艙裏的空氣是那麼的寄臭不堪，而人又那麼的衆多，尤其是在我周圍的雖然都是同鄉人，但又都是在廣東發夠「洋財」而又淪落下來的英雄好漢，他們整天所說的都是各人誇

他的殺人放火的搶劫的本領。到了夜間，他們的簡便的烟具就陳列出來，於是乎奇臭的空氣中更加添了雅片煙味，使人耐不住的作嘔。煙癮過足，他們又開始賭博。每夜都如此。總之，那統艙裏的世界完全是爲他們所佔領了，其他的人簡直沒有活動餘地。

那一夜我是因爲在艙裏悶不過，被鴉片煙的氣味薰得我頭痛欲裂，而風浪又比較小些，海上月色也好，所以我才走到船頭，站着換換空氣。不知怎麼會被你看見了，你由頭等艙的樓上下來，走近我身邊招呼我，於是我們才彼此通過了姓名，從船上的事說到旅途上的事，再，你就問到我的家庭；因爲我覺

得我們是太生疏了不應該談一些較深的話如家庭瑣事，所以有意的把話頭轉到了海上的月色。當時海上的月色真好，冷清靜穆，雖已是夏天，猶使人感到寒意。後來你問我：「對着這樣的景境界作何感想」，我的答話使你驚訝了，因為隨口說出的 是：「這樣月色籠罩下的海上，可惜缺少一個散髮裸體的女尸浮着。」這是我我的朋友波微常幻想着的海上的一幅美景。

海防上岸那天我因病一切都承蒙你命你的副官代為照料，在海關檢查行李時，我把我的箱子也隨着許多旅客的箱子陳列在地上聽候檢查，大概是那隻箱子太破舊了，檢查處一位吃洋飯的中國同胞看着不順眼，他用勁的連踢幾脚我的箱子便順着

斜式的坡地滾到很遠地方，因為預備着檢查箱子是早已開了鎖的，這一來我箱裏的東西全都翻在地上了。當時我真氣極了，恨不一拳就打死那個欺侮同胞的洋奴！我任我的東西散亂的在地上且不去收拾，我跑去質問那個洋奴踢我的箱子的理由，不料有一些站在旁邊看熱鬧的下流安南人，趁我轉身時就到地上去搶我的東西，我爲怕箱裏的護照遺失了發生更大的麻煩，於是只好放棄了那洋奴回頭收拾自己的東西，有許多被安南人搶去的衣服和零物都虧你的副官替我追究回來，其後一切驗護照聽候簽字等事都是你命令你的副官代我辦的。

你大概是因爲看到我坐統艙的原故而遂推測我的旅費不充

足？所以在海防住旅館時，你特別關照賬房給我開好房間，並且使你的副官來告訴我由海防起，我的一切旅費都由你担負。這在你自然僅是一種由同情而發生的好意，但令我感到難堪，所以除表示拒絕外，我立即搭晚間的車到東京，不願意再等到翌日與你們同車到河內。不料次日我們在車上仍然遇見了，因為我由東京轉一次車趕着搭上的由海防來的車上，就正載着你們。

其實那天我幸而與你同車，到了河內沾你的庇護才免了許多麻煩，並且第二天也才能繼續搭車晉省，因為在那時爲着某種原因普通來往的過客是不容易通過河內的，至少也當勾留幾

日，受幾次嚴厲的盤查，命運不好的，或免不了還要無故的受拘押。

旅程將終了那天，在車上我們談話的時間較多些，那是因為頭二等車聯接的原故，並且車上乘客太少，二等車裏只有我和一個不甚規矩的法國人，頭等車裏只有你一個人。我因為討厭那個法國人的不講禮貌，所以由中途起便坐到頭等車裏一直到抵省。

在最後坐在車上這一天，你詳細的問了我的身世，並很巧妙的考察了我的志願和對學業上的興趣。出乎我意外的是後來你竟問到我的婚姻問題，這幾乎使我無法答復你。在當時，我

雖然正浸沈在一個現時早已破碎了的幻夢中，但我却無勇氣把真實情形向你吐露，並且我覺得對一個不甚熟識的人也不應該吐露自己的私事。

臨別時你會把你的住址給我要我去找你，但我自抵家後就忙着辦理父親的喪事並處置如亂絲般的家務一直沒有空暇想到關於你的事；殆家事稍稍就緒時，秋風起了，我便又忙着北來完成我的學業。



七

假如，你還能記起你的心曾經一次被一個陌生的女人殘傷過，那，就請你容許我深深的懺悔。

只天知道，我在這短短的生之旅程中，曾受盡了人世的苦難，負着沈重的創傷！因而我不能不咀咒社會，咀咒人心，並厭惡一切人間號稱綺麗的故事；爲此，幾年來我便於不經意中造下了許多罪戾。

我首次流浪到百花洲畔正是初由絕境中扎掙起來，忍着痛創要想創造新生，重新扶持起自己。所以那時候我一方面是努力於忘記不堪回首的舊夢，而另一方面是努力的從事我新的事業，期望很快的就能把自己從愁苦與潦倒中超脫出來。再好好的做一個人。此外我就無所希求，也不願希求什麼，尤其是關於男女愛戀的事，我避之如毒蛇，簡直不欲聽到。

正當我心如止水，像老衲般情性只喜愛心的孤寂時，不料你却間接因為文字的同情，直接因為看了我一次舞台上的表演對我遂發生愛慕，不惜以一顆赤誠的心作贈品，懇切的對我表示出你的熱情。說起來真罪過，當時我對你是何等的殘酷呵，

我鄙視你的心，鄙視你的熱情，鄙視你的一切。我把你雙手呈獻來的心扔到冰地上，不，簡直是扔到荊棘中！你受傷了，你負着傷再來對我作血與淚的陳訴時，我只感到厭惡，但我禁不住的狂笑，因為我又覺得好像是復了仇一樣的舒暢。

至於那次我參加演劇原是出於不得已，雖然我平常說着寫着「一切的希望都留待夢中去滿足，一切的真實感情都留待在舞台上發洩」的話，但在那時候，在人地生疏的百花洲畔，我是不甚願意粉墨登場，用自己的眼淚，去滿足一些對戲劇缺乏了解能力與尊重觀念的觀眾們剎那間的娛樂的。不想我爲勉強應命而演一次劇後，追隨着發生的竟是一幕真實的趣劇也可

以說悲劇。

在你，也曾否覺到自己的行爲是過於冒昧了？如像那夜你站在化裝室外的黑暗中，有意截住我的去路，爲要在我面前表白你的愛慕，這樣的行事未免有些魯莽，無論是誰，遇見了都會驚懼得不知所措，都會不滿意你，雖然你再三說明是爲看我演劇受感動過深了才有這樣的行爲。

並且你曾否想到在當時你的境地是多麼的危險？假如我不是爲聽到你的吐辭不俗，表情真誠，服裝也是很樸實的沒有浮華氣而有些顧惜，那我一定嚷叫起來，使大家都知道你的行爲，他們一定都斥你爲流氓，至少你也要受一頓惡罵與毒打。

真教我佩服你的大量，那夜已經受了我的極度冷漠與鄙棄的待遇，而你彷彿毫不在意似的，自翌日起你便每天寄給我一封長信，一直繼續了很久。你那些信，如果用賞鑒文藝作品的眼光去看確是不錯，因為全是真實感情的流露，纏綿悱惻，而造句又復流利，如果你把那些信寄給另一個女人，不會在玫瑰園中受過創傷，不是對一切都感到空虛而正希求着戀愛，希求着充實生活的女人，那，你的每一封信都可以使她傾倒，而獲得熱情的酬報。不幸你的信寄錯了地方而投到我手裏，你想，以我當時那種心情，以我天生的固執的驕傲，還能重視你的信嗎？所以你的信雖然是天天不斷的寄，但總是「石沉大海」，

一點覆音都得不着。

也是從你的信上，得知你是每天都在我由家赴黨部的一條路上期待我經過。真的，我注意了好幾天了，在由三眼井到百花洲這條路上，早晚都可以發現你；不過，每一次你在看到我後，又總是低首，紅臉，沈默着讓我的車子由你身邊闖過。我還記得有一個雨天，路上泥濘不堪，我想這一天你總不會再淋着雨站在路旁期待我由你身邊經過了，不料當我的車到近百花洲畔時，又遠遠的看見你站在橋上了。那時候我頗有些感動，我覺得你是太痴得可憐了。因此，那夜我在我的日記上，多寫了這麼幾句：

「我笑了，笑人間竟有這樣滑稽，這樣神祕的事。

天知道，我是剛負了重傷，從血泊中掙扎起來，登上這新的一條旅程。我要捧着顫痛創的心在人世混完全是爲我不甘於被命運屈伏，所以我忍着痛楚燃起自己生命的火炬奔上大道，爲的是要做些比較有意義的事，求一個痛快的死！

我早已不再祈求幸福降臨我，我更不留戀什麼或希求什麼。人們不知我，竟有想在我悲慘的生命史上增添一個綺麗的故事，這真是未免多事，我只覺得好笑。

不過，如像這樣的一件事還不算十分平淡得使人感到

無聊，至少在將來回憶起來時，當是很有趣味的。——天

！請恕我有些殘酷！——

其後你繼續的在路傍期待我的經過又有好些日子，不過我看到你面部的表情是一天比一天頹喪，直到你寄給我最後一封信後，在那路上我就沒有再見到你的蹤影，並且在南昌市的任何一條街巷上都沒有遇見過你。

記得你最後的一封信寫得十分的傷感。你說你的痛創的心再經我的殘傷已完全粉碎了！你不願再讓我見到你的面影，你也不願再見到你四周的熟識或不熟識的人，你要開始流浪的生活，向着極遠的地方流浪去。

如今，你流浪的生活會否終了？但願你的已負痛創而又被
我殘廢的心，早已平復無恙！



我不願再記起那個美麗的秋夜，但我又總忘不了那秋夜。月色是異常的皎潔清冷，園景分外的顯得靜穆神祕，地上橫着雜亂的樹影，微風吹送醉人的桂香；我和黛，坐在池邊很久了，都不出聲，誰都不願意破了當時的靜默，好像是靜默破了，就會失去了什麼似的。

黛，她雙手撫胸，仰頭看着天空的月亮沉思，我猜想她是

在追尋着什麼傷心的往事，因為我聽到她不時的微嘆。我自己是抱膝坐着面對池裏的殘荷枯梗，心裏空無所有，不想什麼，好像也沒有什麼可想，只一陣陣的覺得精神恍惚，彷彿身子就要騰空飄動；勉強鎮定着站起來走幾步，倚靠在一顆低垂着枯黃枝條的柳樹上，背着月光看側坐着沉思中的黛，美麗極了！她的淺湖色的衣服映襯在月色下顯得十分素雅，她的瀟灑的風姿，緊蹙的眉，在月下遠看，更覺可愛。我正凝視着黛，突然聽到西邊小亭上有奏提琴的聲音，這聲音也驚醒了正沉思的黛，她回轉頭看着我問：

「誰奏提琴？」

「不知道，彷彿是在那邊。」我用手指着西邊的小亭回答她。

於是我們離開了池邊，隨着琴聲穿過了那短短的一段果林到了小亭下，看見在亭上對月倚柱奏琴的原來是你。雖然我們都同住了一個處所見面已數次但終於有些生疏，所以我和黛不便上亭去擾你，正轉身想走回原路時，你已停止了奏琴開口叫我們了：

「請到這裏看月不好嗎？」

「你正奏琴，我們不願擾你」。黛回答你，但同時我們已經站住了。

「不碍事，你們請來吧！」你迎到亭邊叫我們。

當我們走進小亭時，便看見石棹上放着半瓶酒和一個盛有少許酒的玻璃杯，我便低低的在黛耳畔說了「雅人」兩字，不料竟被你聽見了，你縱聲大笑着說：

「這僅是無聊的消遣，也配充作雅人嗎？」

你的笑使我覺着很難爲情，臉都發熱了，我半天不能說出一句話，只偷偷的看你提着琴倚靠在亭柱上，一面吸煙，一面和黛問答。真是奇怪，我居乎從來沒有在人前紅着臉表現過羞縮，但這一夜我竟那樣的狼狽不堪。

後來，我勉強設法和你們搭話來掩蓋自己的窘困，慢慢的

才算恢復了原狀。但我們的談話是那樣的雜亂，從月色說到奏琴，說到作詩，你把古今詩人的詩都批評過了，然後又發表了你對於詩的意見，這已經足夠使我們知道你是對於詩很有研究了，並且我們也曾經在君左處讀過你作的詩。最有意思的是你把個善於談詩而專愛找人談詩的黨弄得找不着機會可發言，我心想她的利嘴算是碰着敵手了。

不知爲了什麼，我們的談話從詩又轉到黨務和政治上了，你很憤慨的發洩因由黨務政治上感到苦悶而發生的牢騷，我覺得你把我們鬱悶在心頭的許多話都一齊說出了，雖然僅是消極的發牢騷洩氣，但也不能不算比較痛快的事。

我們真是談得太起勁，竟忘記了夜已深，直至發覺了月影移到亭頂，將順西邊落下時，才想到應該終止談話各自歸寢。

那夜以後我們自然是比較熟識了，但因為在日間各人的工作都很忙碌，而公餘閒暇時又各人都有旁的應酬，所以依然很少接觸。不過，我和黛，不知爲了什麼都同樣的喜歡提起你，甚至在工作時間也常常的議論關於你的事。同時，從君左口裏得知你也是向各方面探詢着我們的一切，並且贊揚我是特別的聰慧。

有時我們偶然的在路口或院裏或公共遊戲的地方遇見了，彼此除點頭微笑外總沒有說過一句話，不過彼此又都像是有許

多話要說似的；在我，是這樣的感覺着，而你，是由你的表情暴露了你的隱秘。

還記得嗎？中秋夜的聚餐會上我們忽然都改變了常態很隨便的談笑，並且你還把我們已經被指定的坐位都調換在一塊。你自己擎着大杯酒喝但却勸我和黛都不要多喝酒，黛說你是太自私了，你笑而不答她。飯後人們都散到園裏去賞月，你帶着微醉要求我們陪你再到那小亭上去，我隨口說：「提琴也當再帶着去」，你一笑後真的叫人去取琴了。

這一晚我們在小亭上坐得不甚久，因為天氣忽然變了飛來些黑雲遮住了月亮且有雨意，所以賞月的人們都敗興而返，我

們自然也不是例外，出園時你折了兩朵白菊分贈我和黛，並且道了一聲「晚安！」

中秋後不久你就因事而有遠行，其時我們也正爲着一種原因工作十分忙碌，所以明知你有遠行很想爲你餞別但終於未曾實行。你臨行時遣人將你心愛的提琴送到我們的住所說給我們留作紀念，這使我們都感到奇異，因爲已追不上送還你了只得收下，雖然我和黛誰都是不會奏提琴的。

就是你走後的翌日，我接到一封由本城寄發的信，拆封後是一張精雅的詩箋，上面寫着一首詩，書明是臨別贈我的，但是沒有下款。這一封信我已猜知必是你寄的了，不過爲怕引人

誤會，惹出笑話，所以我對黨都密秘着。

我一向自詡是「海闊天空」無所顧戀的人，真不信竟一次跌入魔夢中了！而且是那樣的沈溺到幾乎不能解脫，你的一舉一動在我腦裏都留下了深的印象。雖然我並不準備對你告白我的心曲和希求你的愛戀，但總是有些迷惘了，所以在那時候我日記上曾寫過這樣的一頁：

「我是着魔了！我正追逐着一個幻影。

是魔的力量使我失去了平靜，我久已乾枯的心田忽然又泛起微波。這些天，我有如游息在一個魔夢中一樣的沈醉迷惘，我確已失却了本性，我是這樣苦苦的追逐着心頭

的幻影。

這幻影雖然把捉無憑，但他對於我的誘惑太甚，他誘惑我的心意狂奔，他誘惑我不能不向四處追尋他的蹤影；但是我却不願見到他那尤其不願見到他那閃動的雙眸，每當他銳利而神祕的目光落到我身上時，我便失去了支持的能力。

爲了他——那誘惑我的幻影，我突然很興奮的欲求充實的人生，爲了他，我又感到這世界過於冷漠空虛。我被這心底的隱秘擺弄得有如毒蛇纏繞着一樣的痛楚，我需要一個痛快的毒醉，毒醉到長眠永不醒！

我確是着魔了！我應當避開魔力的引誘靜一靜心，使我的神智恢復清明，再歸回到我的生活的正軌。

這是我心底的隱秘，只應隨着我的軀殼，深深的埋在黃土裏。」

後來我終於用堅強的理智拯救了自己，再回顧往事，只覺得滑稽可笑了，所以雖曾幾次接到你隱藏着誘惑的信，我爲避免再度的沉陷遂都擱置不覆，請原諒我始終要保持着固執的驕傲。

第

九

一片乾枯的楓葉我保存了幾年不忍遺棄，這或許要使你笑我過於痴頑吧？不過，你須是知道，我對於友人的贈物總是很珍視的，無論怎樣微賤的東西，無論我愛好與否，只要是朋友們用誠意送給我的，我總保存着不忍遺棄。所以我箱篋裏的零碎小物件多到怕人，每一次清理箱篋時總可以取出一大堆。因為我把十年以前小朋友們贈送的東西都帶着流浪，又漸漸的有

增無減，遂集成成了一大批；記得從前評梅見我理箱子時總譏笑我說：「你這些亂七八糟的珍品，將來可以埋葬你而有餘。」

在我，總覺得保存朋友的贈品是很有意思的事。每當我拿到無論任何一個朋友贈送的任何一件東西的，儘管事隔多年，或彼此各在天涯地角，甚至於生死異路了，但從那件贈品上，我可以記起了許多的往事，發生各種的興趣，換句話說，就是所保存着的朋友的贈品，每一件都可以幫助我重溫舊夢，抓回剎那間的青春和童年。

譬如這片楓葉，是你親手由樹上折下來贈我的，當日你將這楓葉贈給我有無較深的用意我雖然不可得而知，但是我保存

着它，無論再經過若干時日，在每一次見到這片楓葉時，至少可以促使我記起了你，記起了那個雪天的往事。

你總不至於記不起吧，那一天我們倆人爲首帶領着一羣小孩子踏雪的故事。那真是極有趣味的一天，混在一羣天真爛漫的小孩隊裏我們都恢復了童年氣概，嘻笑跳躍，把在人世所獲得的愁苦都忘却了。

我已記不清楚那一天是誰提起要去踏雪，於是一羣小孩子便把我們包圍住出了大門向一片白色的雪地奔去。在先我看作是有些不甚高興，懶洋洋的隨着大家高步低步的在雪地上走，並且當小孩們都跑上山坡，一個個的雙額凍得如林檎般紅艷，

而一個個都大張着口唱雪歌時，我看見你會搖頭低嘆，若不勝其感傷。後來是爲我不注意被雪遮沒着的一塊山石絆倒了，引得小孩子們都拍手大笑，你於扶我起來時，看見我一半身子都糊上了雪，也才爲之笑了，並且取笑我說：「這是一個很好的紀念。」

最有趣的是我們站在山坡上指揮小孩子們打雪戰，居然的兩軍對壘，各人很用心機的調動着小孩們，或前或後的拋擲雪球務必打中對方；小孩們也竭力的表現他們的勇敢，雖然被打中了亦不退却仍繼續的吶喊拋擲。但結果竟是我這一邊勝了，幾個小孩有如掃平了千軍萬馬般的高興，而你所統領的幾位，

却是很不高興的罵嚷着。

雪戰後我們都上到山頂眺覽，並且談着關於雪天的故事。這時候我們真忘記了一切，縱聲大笑，引吭高歌，那廣漠的白雪裝點成的銀世界，完全被我們佔領了。因為遠遠的看見山腳下一棵楓樹上飄着幾片殘餘的楓葉，襯在雪地裏分外的顯得鮮艷美麗，你突然的毫不顧忌我們原是初見面的人就挽着我的手說：「走！我們取那楓葉去。」並且用力的挽着我往山下跑。

當你由樹上折下三片脂色的楓葉時，我很欣喜，因為我平常總愛收藏花瓣和紅葉夾在書裏做書籤。可是你把三片楓葉上的雪拂拭了並不分給我一片子，都夾在自己的手摺裏了，這頗

使我失望，但我自然不便向你強索，只是有些不痛快。

黃昏時候我們才興盡歸回燕燕家，飯後大家都圍爐坐着回味踏雪的事，幾個小孩子是絮絮叨叨的報告他們雪戰的情形給他們的父母，我也在竭力的矜誇我的指揮有方而得意。你呢，忽然不見了。燕燕的母親說你的脾氣很古怪，並且也十分的頹喪，同住月餘，沒有見你有一天表示過快活，尤其是當人們都十分高興快活的時候，你總是愁眉不展像是墜在深哀中。她又說你不好遊逛，即使偶然出去遊逛也老是獨來獨往，從不約同伴的；如像這一天肯陪我們出去踏雪而且頑得很好真是少有的事。

同時，燕燕的父親也告訴我你是一個志向很高思想很好的青年，你懂得幾國的文字，是爲了革命的失敗而暫時避居在他家。他說你早認識我的，很喜歡讀我的文章，只不過你批評我的勇氣不夠，所以行事和寫東西都一樣的顯現出怯懦。

那晚我們談話直到夜深你都沒有去加入，但當我歸寢時却見你獨自站在窗下看糊模的冷月，我不覺衝口而出的問了你一句：

「不冷嗎，站在雪地裏賞月？」

「正好，我就喜愛這樣的境界。」

你的答話真有些奇怪，我一直暗笑着走過西院到我睡的地

方。進屋時，王媽指着棹上的一封信說：「這是先生送來給你的。」我看信封上並沒有我的名字，是寫着「雪夜的贈品」五個字，拆開時是一張素白的信紙，包着一片日間你由樹上折下來的楓葉，但楓葉上已寫上了兩句詩是——

「只爲人前無語別，

至今心事未分明！

——雪夜錄金和句」

這楓葉的贈送方式使我有些驚奇，使我不明白你的心意，尤其是在楓葉上寫着的那兩句詩的含意似乎太深，頗不易於尋味。但我當時總自解作你是無深意寫的和無深意的贈送，因爲

我不願想到那片小小的楓葉的贈送就是有着什麼大的作用。
幾年來對於你那夜贈送楓葉的用意我雖然從沒有推測過，
但這片可愛的楓葉，我是一直保存着的。



人生如其可以用演劇作譬喻的話，那只當是一幕短短的喜劇，是我們受了神的驅使鬼的捉弄而不覺的遂扮演起來給自己欣賞的喜劇；因為這幕劇自啓幕以至落幕都只有我們兩人在昏迷恍惚中表演，也只有我們兩人相互的看見。

而今這劇是早已演完畢，幕是低低的下垂了。但是偶然回到當時的情景，我猶感到迷惘沉醉，是自己都不能解釋的一

個謎。

我覺得人生的遇合有時是奇巧到如寫出來的故事一樣的神祕。在茫茫人海中偶然的相遇見，於顧盼的剎那間便種下了深情，乃至於互相傾倒，互相若是若非的追逐，而造成功一幕有詩意的短的喜劇。這樣的事，在小說中是常見到，直直說這便是我們的經過恐怕少有人相信；而況我們都又是各負着創傷，以淡漠一切自罰的人。

是在伯君的喜筵上我們相遇見。雖然先前我們本來都聽熟了彼此的名字，但在那一晚我們才正式見面，正式接談。我不知道爲了什麼在那樣廣衆的人羣中，在那樣熱鬧的場合下的你

偏注意到如木鷄般呆坐在角落上的我而來和我接談？我也不知道自己是爲了什麼對於一切客人的笑談都感到厭惡不屑理而和你又談得那麼起勁？這都是受了一種隱在暗中的力的驅使，我們自己是失却了把持的力量。——那晚我回到家後，還一直驚奇着自己異於平素的態度。

其後不久我們又碰到一個接近的機會，並且同在一塊遊逛了幾天，就是那一次由伯君夫婦發起的春季旅行時。在幾天的旅行期內，我們是天天見面，天天都有幾次接談，所談的話雖然雜亂，但總覺得很投機，並且我們彼此都好像能觀察出彼此的心意，找一些適合心意的話來說。

那時候山中的春光是多麼的明媚呵，花紅柳綠，一草一木都充滿了春意，而和暖的微風吹送着花香又特別的使人沉醉。每天傍晚時候我們都坐在山峯高處看晚霞送落日，那種消盡俗慮，臨風高歌的氣概，真大有「飄飄欲仙」之勢。

想係因爲在山中住時彼此所得的印象太深了，所以後來才常常的希望能够會見，而會見時常又是無話可說；不，是話太多了不知應該從那句話說起。我是這樣，你也是這樣，我敢斷定。

我們就從這時開始通信，也便從這時慢慢的浸入愁苦中。當我無法從愁苦的深淵底救起我自己時，便恣情泣笑並縱

酒狂飲，因為我衝不破苦悶，我只有浪費生命。那時候我的日記上幾乎滿篇都留下了毒醉後的痕跡。有一夜我在一個宴會上喝得十分的醉了，但回到家時還提起筆在日記上寫了下面的一些話——

「在這樣風雨淒淒滿含着秋意的黃昏，我剛剛扶醉歸來。今晚，又得到一次毒醉真十分痛快！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使我得把一杯杯酒往口裏送直咽到肚裏都沒有引動人們的注意。我是期待着這樣的機會有多時了，尤其是日來，我天天期望着毒醉，而苦無故可惜。所以今天雖然有些小病幾乎不能支持的我勉強由病榻上掙扎起來，參加了

這一個宴會，在許多似真若假的笑顏前，我得借故喝了一個毒醉，雖然頭是昏昏然，脚是飄飄然，但內心却是十分的痛快！

我自然是不願意任何人知道我這需要毒醉的心理，但却免不了會有自作聰明的人要推測我這甘於毒醉的苦心，不過，人們淺薄的推測終於是抓不着我真實的心理，而我也不願意讓一切的人們了解我真實的心理。

我早已負着血劍，幾年來咬牙扎掙着狂奔是爲在人間還有些未了的事。我本沒有向命運苛求什麼，而命運偏要擺佈我，於不覺間，我又被推跌在煩惱的網中。

我永遠詛咒人心和社會的這般的膚淺與污濁！我也就永遠的接受着人心和社會所賜予的襲擊，明槍暗劍，我全用這顆已創的心去擋住，任其殺穿透而至於片片碎裂！我終於要做一員勇敢的戰士，永不屈服，即永不受社會或人心的污穢而軟化，我永遠要掙扎，要顯現我固執驕傲的精神，直至被傷害而倒臥於血泊中不能再掙起為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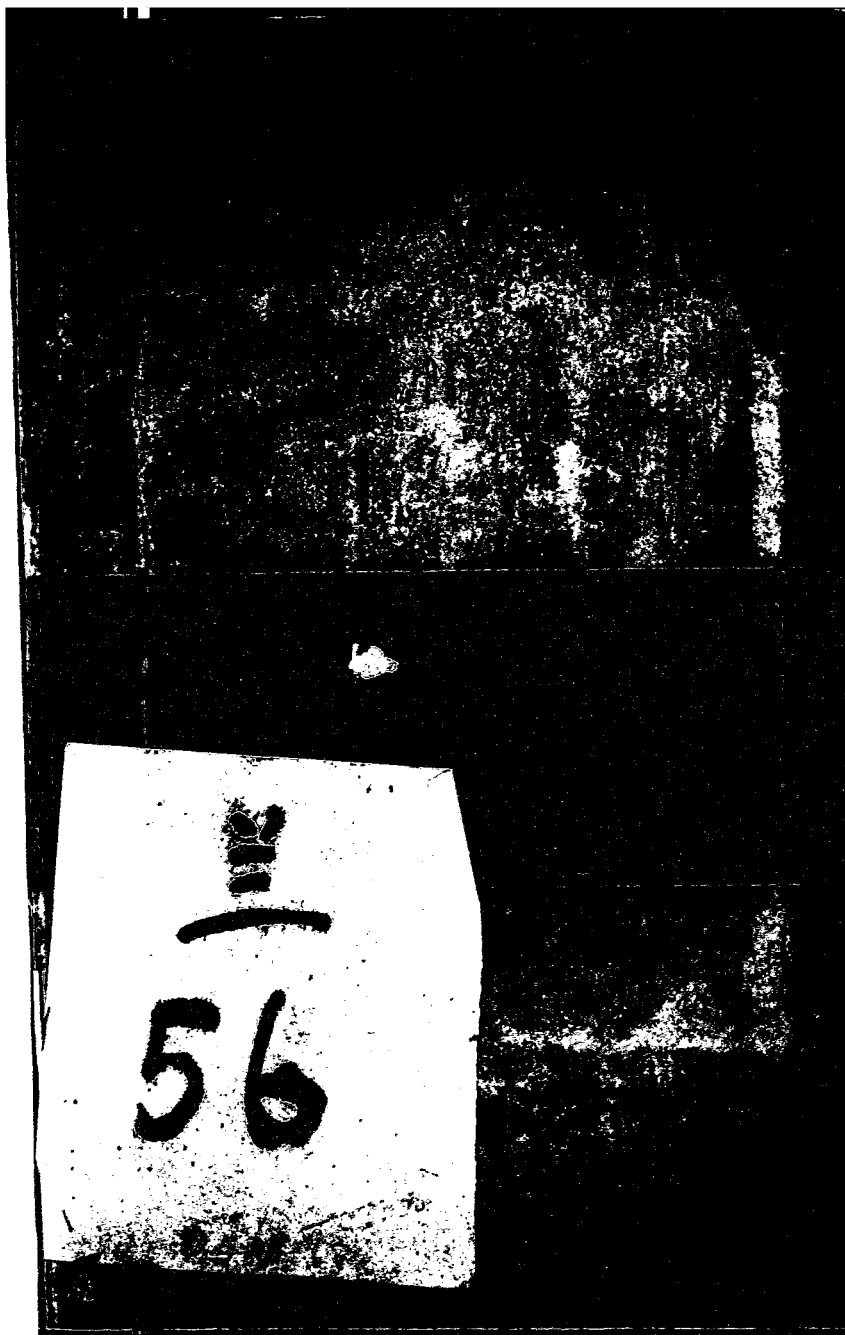
就在我寫這篇日記的後一日，忽然接到你一封告白愛戀而適合着哀怨且隱藏着些憤慨的信，你是這樣寫的——

「我們都是創傷未平的人，但我們在各人悲淒的歷史中，突然增加了綺艷的一頁。

我們各負了深刻的創傷以後，我對一切的女人都是冷漠，你對一切的男人都玩弄或厭惡。我不希望我能影響一個女人的喜怒好惡。亦可以絕對保證任何女人的喜怒好惡影響不了我。我以冷漠待一切女人，亦希望一切女人以冷漠待我。而你，輕視世間一切虛偽的愛戀，而重視自己的傷痕，護持着這傷痕去作一切美妙幻夢的資料。所以你對一切男人的示意，都是隨意提起隨意放下的玩弄。以絕對不能接受他人的深情也決不願再給人以深情的我們，竟由幾許的波折而演成這樣的一幕，事後回想，連自己也陷於不可解釋的迷惑！

這都是天的驅使鬼的操縱，我們自己決不會有做成這樣一個圈套給自己套上，並且還套上他人的意思，我敢發誓！……………」

我讀了你這封信後反而從迷惘中醒覺了！我覺得我們都是墜在一個魔夢中，我們應該清醒過來，應該重新「打點做人」！所以我本想寫回信給你的，但是我又放下了筆，撕破了紙，讓消息沉寂下去。



1930, 6, 初版

1—1500

版權所有

實價每册大洋五角

